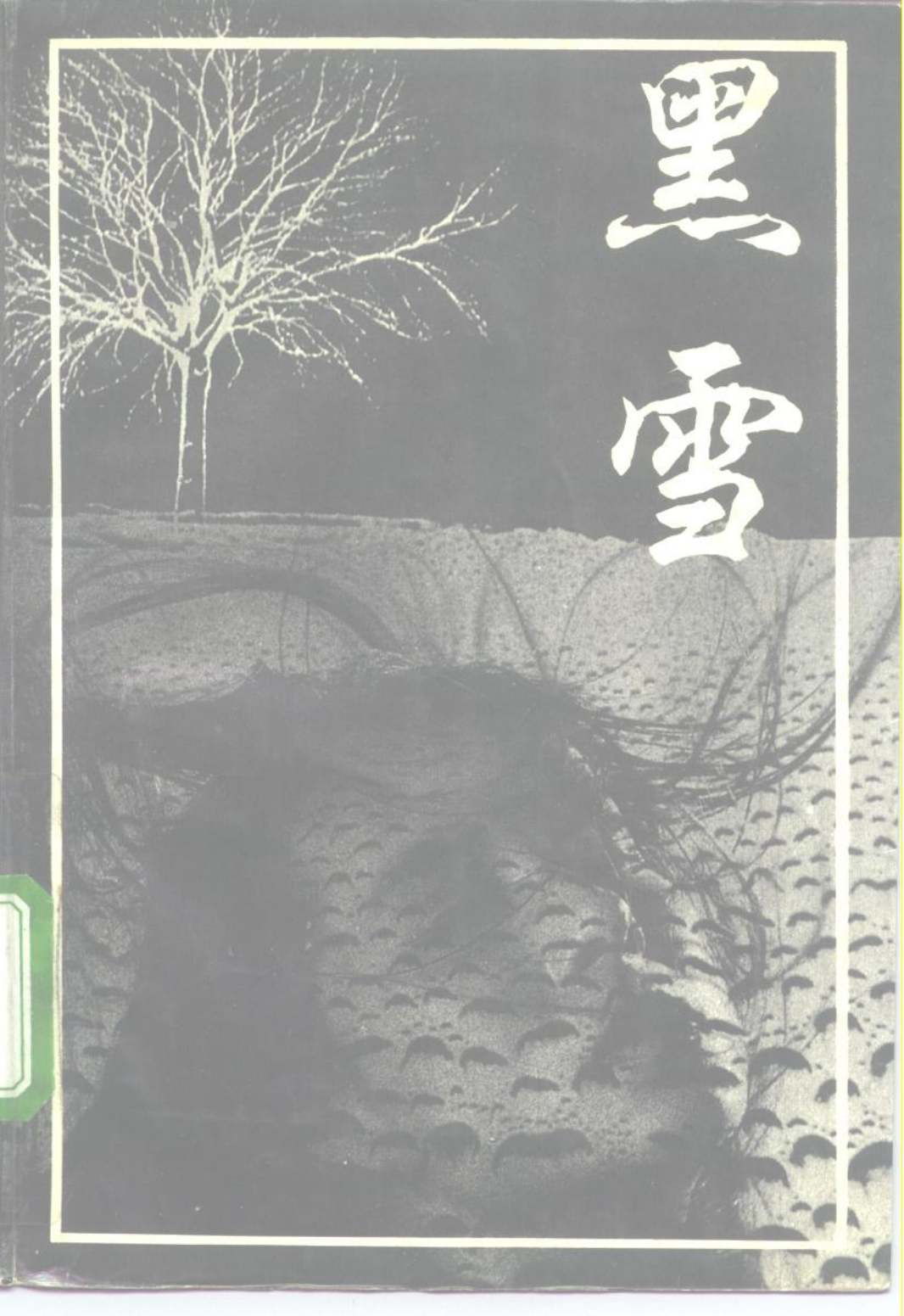


黑雪



I 241.5

612

87150

黑雪

BLACK SNOWING

中国第一部黑色浪漫系列小说之一

哲夫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(晋)新登字2号

黑 雪

哲 夫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解放路26号)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1 字数: 239千字

1990年12月第1版 1994年4月长沙第2次印刷

印数: 6000——10000册

*

ISBN7—5378—0355—2

I·339 定价: 8.80元



序

李 国 文

哲夫的长篇小说《黑雪》问世，是他创作道路上的新的进展。

突然间沸沸扬扬下了一场黑色的雪，事属荒诞，颇有些天方夜谈的怪异色彩。但略作思索，天下事何奇不有，这场黑雪又似在情理之中。反正在H城（其实又何止于H城）是注定要下这场雪的，而且绝对不会是白色的雪。

这部小说的宗旨，哲夫说了：“地球在宇宙间不过一粒胡桃而已，人类依存其上却不知爱护，祸已不远，天降黑雪无非是对人类自身处境的一种警告，一种未来可能的预演。我希望能以这一篇东西引起人们的注意，关心一下地球的问题。”所以，他用心良苦地呼风唤雨搬来这场雪，非黑不可，不黑到令人心惊胆战，是难以起到天遣的示警作用。这和《窦娥冤》里那场下得不是时候的雪一样的异曲同工，表明老天爷实在忍无可忍，在发怒了。

其实说穿了，老天爷才不会动肝火，恐龙不是灭绝了么？猛犸不是也灭绝了么？谁曾见老天爷掉过半滴眼泪？对于这种自己给自己挖坟墓的不幸，强烈预感到的倒是作家的良知。许多国外的同行，早就在大声疾呼，有些作家甚至成为保卫我们这个星球免遭毁灭的坚强斗士。因此，哲夫这部作品“在众多的长篇小说中，以地球的问题为主题还不多，这似乎

DM46/05

值得欣慰，也值得关注。”我愿意将它推荐给广大读者，也是因为哲夫在文学领域里拓展了至少有人触及的一片疆土。唯其新颖，值得一荐，唯其独特，值得一读。

哲夫写作是勤奋的，耕耘不辍。这些年来，颇有收获。循其创作轨迹，可以注意到他思路的宽阔和视点的新锐，但在落墨处能圆通读者之欣赏水平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。兼容并蓄，深入浅出，不拘一格，挥洒自如。在读了许多读不太懂的晦涩、深奥、玄虚、游离的语焉不详的作品之后，便觉得哲夫的小说亲切可信，雅俗共赏的可贵。这并不等于说哲夫墨守陈规，这一场黑色的雪，就可以看出他和当代许多有为的青年作家一样，如何注意吸取中外古今文学精化的营养了。

在《黑雪》中，也可看到哲夫精心营构的努力，多线并进，时空交错，短短的一个夜晚，敷演出如此情节复杂的故事，众多纷呈的人物，忙里抽闲，还抒发不少胸臆间的块磊。由此不难体味到作者的匠心，以及冀图突破（哪怕一点点呢？）的勇气。

如果求全责备的话，《黑雪》还是可以雕琢得更珠圆玉润一些，但是，可以谅解作者的急迫之心，除了要挽救这个象蛀空了的苹果似的地球外，还更要挽救这个星球上被蛀空了心灵的居民。猛喝一声，是该醒一醒的时刻了。所以我想，抛砖引玉，哲夫也足够自慰的了。大家都来关心，多好！

无论如何，这别开生面之作，应该受到欢迎。

目 录

第一章：H 城的天空孕育着什么	(1)
第二章：H 城的地下埋着些什么	(32)
第三章：回忆和比较是人类之本能	(68)
第四章：H 城的天空落下了什么	(110)
第五章：H 城的地下发生了什么	(151)
第六章：黑狗非狗	(189)
第七章：黑雪非雪	(229)
第八章：有关黑雪的资料汇编	(270)
第九章：尾声	(291)
探索对传统与新潮的超越	(317)

你就是我，他就是你！

第一章

H 城的天空孕育着什么

一、美国人丢了什么？

一连数日，H 城上空，彤云密布，空气干燥而寒冷。古老的城市，瑟缩地拱着脊梁，像一位不耐严寒的老人。街道两侧的冬青灰溜溜的，茸毛也似的松针有如猬刺，抱着的松果已然裂开，了无生气。素来不畏严寒，善于与人类睦邻共处的家雀，也龟缩在巢中，不肯出来噪闹朝辉夕阴，为人类冬日的寂寥添一线生机。只有几只乌鸦，在冥暗的天空，在城郊那些苍黑色的山头上，做不祥的盘旋。

街上的行人穿着皮裘羽绒衣，穿防寒靴，戴形形色色的防寒帽，有如一个个严严实实的包裹，匆匆来去。在这酷寒的季节，苗条和纤秀已是一种愚蠢的奢侈。街道，楼房，巨大的广告招贴画，全都蒙上一层脏色。除了万不得已，所有的人都呆在暖和屋子里，昏昏欲睡。冬天巧妙地收藏了人类而不露堆砌生硬，足见造化之神奇。

奇怪的是，在这样的季节，外地来 H 城的观光者仍是此

去彼来，络绎不绝。因为H城的古老与H城的冬天同在。古老的化严寺，露岩千佛洞，若在玉镶银琢的雪中观赏，更有韵致。只是，入冬以来，H城尚未落雪。而一旦落雪，H城的荒败颓伤便会顿然改观。H城积雪往往厚达半尺且一冬不化，街道，楼房、冬青树，乃至远山野地，皑皑寒白，冰清玉洁，衬得人面似花，色色缤纷，有如神话中的白雪王国。可是现在，这北国所应有的美景却久等不来。

华严寺在H城东边，占地百顷，是一座飞檐斗拱，碧瓦琉璃的古寺，檐角风铃哑了一般。只有一只麻雀呆头呆脑地在檐下梳理羽毛，啄下的羽毛垂直落地，像一片毛茸茸的雪花。

柯娜弯腰捡起羽毛，冲白熊一样臃肿高大的麦肯先生微笑，冻红的脸蛋上露出两个小小的酒窝。麦肯先生碧眼高鼻，白皮肤，红胡子，着淡青色羽绒防寒服，戴鹿皮手套，捧着一架去掉镜头盖的莱卡相机，笑咪咪地给柯娜拍照。

“羽毛，白色羽毛！”

柯娜用纯熟的英语和麦肯先生讲话，呵出的白气从口唇间冉冉飘动。她将羽毛扬向空中，用一双妙目追踪，笑靥可人。麦肯先生按下快门，抢下这个镜头。

“OK！”麦肯先生手舞足蹈。

柯娜笑靥飞动。墨兰色的滑雪衫肥厚轻软，披肩长发丝丝飘香，流泻如波浪，于臃肿中愈见秀逸。雪白的围巾松松地围在颈上，垂落胸前，款款摆动。小苹果牌牛仔裤绷在两条修长丰满的腿上，脚踩一双长统女式皮靴，寸许高跟，托举起一个绝妙的躯干。

大雄宝殿，金妆佛象，美仑美奂。四壁彩画，古旧斑驳，

气韵生动。大殿地砌方砖，设神案，摆香炉，铺拜毡，置功德箱。

麦肯先生肃容，拈香，煞有介事地跪在黄色软缎的拜垫上叩头，模样甚是滑稽。神案旁一老僧持木槌击一只铁香炉，叮，叮，叮三响，意在呼唤神灵，暗合三柱香，三个愿望。

临走时麦肯先生从口袋摸出三张10元的人民币，投入功德箱，老僧竟不以为意，只打一个稽首了事。

“麦肯先生，您们美国人也信佛吗？”

柯娜问麦肯先生，说英语。麦肯先生一句中国话也不懂。

“不，我们美国人，信佛的很少，都信上帝！上帝有没有？大家都知道没有！可信仰总要有，信仰有了，也就有了上帝。人类需要有信仰，佛和上帝都是信仰！”

麦肯先生的蓝眼睛象两粒宝石，炯炯有神，尖而挺的鼻子象一只漏斗搁在脸上，嘴巴大而坚毅，胡须茂密如森林。

“我用三十元钱，买到三个愿望，很便宜，假如人生真能这样，那就太幸运了！”

“不知麦肯先生有些什么愿望？”柯娜笑问。

麦肯先生神秘地微笑了一下。

“第一个愿望，我祈求保佑我此次考察成功，以使我的事业兴旺发达，能获取大量利润。第二个愿望是希望我的父母亲长寿。他们很好，虽然早已离异，但他们对我都很好。他们都有遗产给我，可我不需要。十几年前，我就自立了，现在我的财产已超过他们！”

麦肯先生嗓音很柔和，充满自信。在讲到第三个愿望时，蓝眼睛里闪出一道光彩，罩在柯娜脸上。

“也许，我这第三个愿望不可能实现，而且不适合讲出来，

但是，这第三个愿望是我最重要的一个愿望。我所以到中国来，从某种意义上，就是为了完成这个愿望！”

柯娜好奇地眨眨眼儿道：“保密吗？”

麦肯先生微笑：“这将取决于您，柯娜小姐，您会明白的！”

柯娜迷惑地摇摇头，笑道：“可是，麦肯先生，我一点不明白！”

“晚上，我告诉您，柯娜小姐！”

麦肯先生伸出手臂，彬彬有礼地邀请道：“柯娜小姐，您可以挽住我的手臂吗？”

柯娜迟疑了一下，不忍拂麦肯先生的面子，伸出手臂挽住麦肯先生的手臂。

“本来是不可以的”，柯娜红着脸说，“一个中国姑娘挎着一个美国先生，会让人们说闲话。不过，H城没有人认识我！”

“你们中国人，好象都是活着给别人看的，我不理解这一点，为什么要管别人怎么说？您并不是为别人活着，而是为自己活着！”

麦肯先生的手臂坚硬有力，话语也很有力。柯娜只笑了一下，她不想反驳这位美国佬的论点，她只是想，对于如此不同的两个国度的公民来讲，彼此双方都会有一些不理解，任何一种解释都毫无意义。

“您的客座教授里斯先生也是我的老师，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主讲世界史。他对汉语言极有研究，对中国抱有好感。他说过：你们中国强调群体意识，而西方则强调人的个体意识，独立精神，这一点是我们的根本分歧点，决定了我们之间的根本不同！”

麦肯先生滔滔不绝，柯娜默默听着。

“我们美国小姐，很随便，很热情，很有独立性。哪里有人类，哪里就有美国小姐的足迹。一个小姐，没有伴儿，周游整个世界，这类的事很多很多。如果她喜欢你，她就会明白无误地告诉你，并且毫不做态地爬上你的床。不，在一切场合，野外、公园、电影院、汽车、轮船，跟你做爱。她们无所顾忌，尊重自己的权利，是真正为自己活着的女性！没有人会指责她们，因为大家都这样做！”

柯娜觉得麦肯先生的话已经离题太远，便撇开他，走出几步。麦肯先生却毫无觉察，语气很认真，看不出丝毫不正经。过了一会，当麦肯先生发现他唯一的听众已经不在跟前时，突然顿住嘴，怔了一下，然后纵声大笑，笑声像轰隆隆泻落崖壁的瀑布。

“哈哈，柯娜小姐，您害羞了！”

麦肯先生孩子似地笑着说。

“在美国，女孩子已经彻底抛弃了‘害羞’这种女性的美丽，无所顾忌到厚颜无耻的程度。在中国，所有女孩子都会害羞，简直不可思议！”

“害羞难道不好吗？”柯娜有些不快。

“不，恰恰相反！”麦肯先生认真地道，“害羞是女性的美丽，最奇妙的美丽，比任何一种美丽都动人！”

柯娜嘻开一嘴雪白坚固的贝齿，莞尔一笑，为自己的不道歉道：“对不起，麦肯先生，希望您不要再谈论那些事情……”

“我不明白！”麦肯先生摇头，“我觉得我并没有说冒犯您的话！”

柯娜难于启齿，便一笑了之。

麦肯先生则惘然做沉思状，百思不解。

柯娜仰着脸儿瞅瞅天空，天空黑沉沉的，像扣了一口铁锅。空气干燥得象炒干的沙子，酷寒像一柄巨大的铲子，虽然没有风，却铲起干燥的空气往人的鼻孔、嘴巴、脖子里灌。侧耳细听，似乎可以听见酷寒冻裂空气粒子的微响。沥青路面撞击鞋底，发出钢铁般的响声，似乎靴底的皮革变成了玻璃。

“可能会下雪！”柯娜说。

天空冥暗得象是暮色浓重的黄昏，可邮电大楼伟岸的钟楼上，刚刚报了下午四点。

麦肯先生揽住柯娜的肩头，殷勤地问道：“柯娜小姐，冷吗？要不要回去？”

柯娜摇头，委婉地从麦肯先生的手臂间挣脱，嫣然一笑。

“我倒担心您会受不了呢？”

麦肯先生自豪地一笑道：“我壮的象北冰洋的白熊！”

“那好，我们去看另一座古庙：关帝庙。您知道关帝吗？”

“我想我知道，那一定是一位姓关的皇帝了！”

柯娜的笑声吃吃地振荡空气，清脆如微风拂响的风铃。

H城的关帝庙不大，只有一间正殿，两间偏厦。关帝五络长须，枣面重眉，双目如朗星，威风凛凛。周仓持青龙偃月刀，牵赤兔马，苍须黑面，一望而知是个有一把力气的莽汉子。刘皇叔、张飞、诸葛亮、关羽，各有壁画，不外乎桃园三结义，千里走单骑，夜读春秋之类。关帝庙并不出奇，出奇的是关帝庙前的两只巨大的铁狮子。高可丈余，造型生动，跃跃然欲择人而噬。两只铁狮子均用铁链缠绕捆绑，似乎怕它们跑走。

“它们常常跑走，关老爷捉回来，让人们用铁链锁上了……”

守庙的老者面色凝重，解说一番。柯娜翻给麦肯先生听，麦肯听得蓝眼睛更蓝了。

“啊，多么神奇的狮子！”麦肯先生对柯娜说，“这使我想到了贵国，贵国也是这样一匹狮子，可惜被铁链长久地锁着。想一想真奇怪，贵国人连一匹铁狮子都不肯放过，都要锁起来，这也是不可思议的！”

柯娜默然，引颈翘望天空。天空更加晦暗，墨一样漆黑，似乎孕育什么。柯娜希望天空中能闪过一道光电，滚过一声沉雷。她奇怪，欲雨有雷电相随，欲雪却无声无息，这未免不公平。天道如此，让人不平。

迎面有两个小伙子走过来，与柯娜擦身而过，柯娜嗅见一股若有若无的劣质白酒的气味，看见四只含了好奇和激愤神情的眼睛一闪而过，随后便听见一声含混的咒骂。柯娜的脸腾地红了，气得差点要哭。

“他妈的，专门和洋人干的臭货！”

柯娜猛地向前跑去。麦肯先生茫然不知究里，跨着大步追上柯娜。柯娜无意间瞥了麦肯先生一眼，看见麦肯先生的皮包被割开了一个裂口，里边的东西从裂口溜出来，落在地上。

麦肯先生的钱包不见了。那两个撞了麦肯先生也撞了柯娜的小伙子已无影无踪。

二、四分之一日本血统的中国毛贼

兰亭酒家，是H城有数的几大酒家之一，装潢精美，服务质量和烹调技术首屈一指。进门处有玲珑假山，假山上有小喷泉，飞金流银。十几盆鲜花宛若少女，笑靥如花，眼波横流。猩红的地毯，明亮的落地钢窗，茶色玻璃，光可鉴人。枝形台灯，水晶壁灯，冰挂吊灯，大放光明。穿紫色制服的姑娘，个个貌美如花，笑意柔美，穿梭服务，轻盈如花间飞蝶。

“请问二位先生吃点什么？”

“我们要吃西餐！”

瘦猴看菜单，模样有点寒酸，局促。

“这个西德肉饼，来上两盘，还有三明治，意大利通心粉，烤牛排来两份，火腿蛋一份，再来一瓶人头马白兰地……”

服务员悄无声息地走了。

瘦猴得意地笑笑道：“胖狗，怎样，我说过没问题，只要有钱，吃他妈的鬼餐都能行，别说西餐了！”

胖狗呲牙咧嘴，扮个怪脸，快活地笑道：“我还是第一次吃西餐，你要的他妈的都是些什么好吃的？怎么我连听也没听说？三明治是什么东西，名儿挺好听的，准错不了！”

瘦猴轻蔑地嗤嗤鼻子道：“你真是乡巴佬，连三明治都没吃过？告诉你，三明治就是夹香肠火腿的面包片儿！”

胖狗并不生气，胖若满月的脸上浮起一抹惬意的笑，暴突的嘴巴咧开，露出黄黄的牙齿。

“那个大鼻子真他妈的蠢，嘿嘿，大哥你那一手真叫绝，

一下子就……”

“嘘！”瘦猴竖起一根手指，“你胡说什么，这儿是胡说的地方吗？让老公家听到，得进圈子里当猪！”

胖狗警觉了一下，摘下帽子，放在雪白的桌布上，头发乱蓬蓬的，举起小萝卜似的五指作梳子状，一下一下梳着。粗硬的五指上套着三个银戒指。

“不管咋的，小弟服大哥了！”

“我早说过，这活儿比你天天狗一样蹲在那儿给人们打戒指强十倍，你还不信！”

瘦猴很瘦，猴眉猴眼，腮上有一颗黑痣，十指细长而灵巧，正斯开一盆洋烟，尖起指甲一弹，叨到嘴里。

胖狗连忙用电子打火机为瘦猴点烟。

瘦猴徐徐地吐一口烟，飘飘然地道：“那个妞儿真叫漂亮，偏偏跟个洋鬼子睡，妈的！瞧着叫人眼气！”

“说不定人家是老婆汉子呢！”胖狗说。

“屁！”瘦猴咧嘴露出一个冷笑，“那些女人比我们还不如，最下等！她们只和老外的票子睡，该枪崩！”

胖狗呲牙咧嘴，窄窄的额头皱起两道褶子，怪怪地道：“大哥，你象是和她们有仇？”

瘦猴脸上闪过一抹烦躁，解开真皮夹克的扣绊，皱起眉头，冷冷地瞪了一眼胖狗，喃喃地骂：“你小子找死！”

胖狗粗蠢的脸上现出几分不安，低声下气地笑：“大哥，算小弟说错了！”

瘦猴叹了口气，闷头抽烟。

上菜了，胖狗和瘦猴闷头吃喝。瘦猴用刀叉用得很不是回事儿，胖狗则连爪子都用上了。瘦猴也不说，眉宇间现出

几分寒酸和局促。

“没有一槽子钱，谁敢来这地方！”瘦猴叹息，“我早想来这儿开开洋荤，可他妈的没钱！”

“这牛肉都带着血丝儿呢！”胖狗怪笑，“他妈的什么肉饼，不就是块肉吗？名儿好听，吃起来还不如烧猪肉呢！”

“乡巴佬！”瘦猴嘴巴油光光的，“来这儿吃派儿，你还想吃香甜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！”

“大哥，你别老骂小弟，小弟闯社会才半年多，天天给那些抠屁股吮手指头的老娘们打银溜子，混口饭也不易。你大哥是城里人，要招待一点小弟！”

胖狗委屈地冲瘦猴哀告，瘦猴露出一抹高贵宽容的笑。

“我瘦猴就是看上你这个乖巧劲儿啦！算咱兄弟投缘，来干一杯，这洋酒好贵，寻常人喝不起！”

“狗尿也似的，我不要喝！”胖狗摇头，“我还是喜欢喝二锅头！”

瘦猴咂咂嘴，顾自喝下去，心满意足地打个响指，又一块火腿蛋放入口中，呜呜咽咽地道：“洋鬼子们天天吃这些洋饭，个个膘肥体壮，割一刀割不出血来，劈一斧头够咱兄弟一年的燃嚼，他妈的这世界不叫个世界！肥的肥死，瘦的瘦死！想当年我老爹要有这槽子钱，也不会走了。他那个病是富贵病，穷人得不起，得了只有个死！”

“嘿嘿，小弟总以为城里人都吃白面，钱海海的，想不到大哥家也挺穷哩！”

“我爹是个人物哩！”瘦猴见胖狗脸上现出几分平等，马上后悔，想要补救，“你知道个屁，我爹说起来是半个日本人哩！”

“吓，日本鬼子！”胖狗惊叫。

“我爷爷在旧社会是个开当铺的小掌柜，家里有黄货白货，是有钱人，可那老东西会活人，吃喝嫖赌都来的，把个家给败了！”

瘦猴叹气。

“有个日本女人，领个孩子，来中国找她男人。她男人是个日本官儿，打仗死了。那日本女人领个孩子没饭吃，我爷爷收留了她，和她睡，睡出个孩子来。那孩子你知道是谁？就是我爹！”

瘦猴眉飞色舞，颇有得意处。

胖狗惊疑参半，嘴巴都合不上，一下又觉出瘦猴的高贵不凡，卑微地哼声道：“呀，呀，那你爹是半个洋人哩！”

“那当然！”瘦猴喷出一声笑。

“那你也不是纯种的中国人，是个洋种哩！”

胖狗肃然起敬，睁起一双怪眼，细细打量瘦猴，眼一亮，喜道：“我说你怎么看着不象个中国人，猴猴相，敢情是个混混儿！”

瘦猴笑了，“什么混混儿，是混血儿，我爹身上有一半儿是日本血，我身上也起码有一半的一半日本血。日本人有钱，是世界是最富有的国家，说不定我那个血族里有几个日本亲戚是大财团的掌柜哩！”

“那你咋不去找他们！”胖狗不解。

“说得容易！”瘦猴苦笑，“我爹的日本妈在日本鬼子投降后就走了，解放后爷爷就死了。我爹当个职员，隐满那段历史，文革时差点没被整死，得了肺结核，没几年就死了。我妈是个家庭妇女，爹死没几年，又嫁了人。那家伙是个煤矿